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游埠古鎮 一城煙火續千年

劉權熠

走遍江南大大小小的古鎮，看多了商業化濃郁的街巷，我偏偏偏愛蘭溪游埠。這座有著千年歷史的水鄉古埠，是錢塘江上游有名的水運碼頭，不喧囂、不刻意，把老建築、老民俗、老市井完好留存。

清晨薄霧漫巷，煙火漫染青磚，行走其間，我終於遇見最本真、最鮮活的江南舊時光。

我特意趕在拂曉時分抵達游埠，只為奔赴江南最動人的早茶煙火。天色微亮，晨霧輕輕籠罩古鎮，青瓦白牆浸在微涼的水汽裡，靜謐清幽。

尋常古鎮的清晨是冷清的，而游埠的清晨，是從煙火與暖意裡醒來的。短短七百米早茶古街，凌晨四點便悄然開市，天剛泛白已是人聲融融，這是延續了千年的市井習俗，也是游埠獨有的溫柔底色。

漫步街巷，最先打動我的是錯落有致的明清古建築。沿街皆是典型的江南木結構民居，白牆黛瓦，木窗木門，清一色前店後宅的格局。斑駁的牆面褪去了往日鮮亮的色彩，留下歲月沖刷的痕跡，木質樑柱紋理滄桑，雕花窗櫺古樸雅致，沒有翻新的刻意精緻，只有時光沉澱的溫潤厚重。沿街商鋪依舊保留著古法形制，卸下木門便是臨街攤位，收攤合門便是尋常居所，一店一宅，皆是人間日常。

穿鎮而過的游埠溪澄澈溫婉，五座明清古石橋靜靜臥于碧波之上，永安橋、永濟橋、永福橋錯落排布，當地人稱之為「五馬歸槽」。石橋石階被百年行人腳步磨得溫潤發亮，橋身石紋縱橫，刻著古碼頭的繁華過往。古時這裡商船雲集、舟楫

往來，是遠近聞名的水運樞紐，南來北往的客商在此停靠，成就了千年埠口的熱鬧。如今不見往日舟船穿梭，唯有古橋流水依舊，靜靜守護著古鎮歲歲年年。

街巷深處，藏著最質樸的老手藝與老民俗，讓這座古鎮始終鮮活生動。我緩步穿行，巷弄間能遇見堅守多年的打鐵鋪，爐火灼灼，鐵花飛濺，老師傅掄錘鍛鐵，叮叮噹噹的聲音迴盪古巷；竹編作坊裡，指尖翻飛間，一根根細竹絲化作精巧的竹籃、竹扇，匠心十足。沒有網紅商鋪的喧鬧，只有世代相傳的手藝，靜靜扎根老街。

游埠的煙火氣，最濃依舊在早茶街市。天色漸亮，老街徹底熱鬧起來，蒸籠蒸騰起裊裊白霧，燒餅攤滋滋作響，雞子粿、肉沉子、酥餅、豆漿的香氣交織瀰漫。本地的老人早早落座，一張木桌、一把竹椅，端著老式搪瓷粗杯，泡一壺清茶，配幾樣地道茶點，三五鄉里閒談說笑。沒有匆忙趕路的遊客，大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，慢悠悠喝茶、嘮家常，從容恬淡的模樣，正是江南最難得的市井溫情。

千百年來，早茶文化早已融入游埠人的民俗日常。晨起飲茶、街巷覓食，不是刻意的消遣，而是刻在骨子裡的生活習慣。逢年過節，古鎮更是熱鬧非凡，鄉里相聚、戲台傳唱，尋常煙火搭配民俗新風，讓古老的埠口生生不息。這裡還是攝影大師郎靜山的故里，水墨山水、古樸街巷，也滋養出獨屬於游埠的清雅文脈。

如今太多古鎮被商業化裹挾，失了古韻、淡了煙火，唯有游埠，守住了初心與本真。老房依舊、老巷依舊、老俗依舊，當地人世代居住于此，日出而作、日暮而息，把平凡的日子過得溫熱綿長。

我踩著溫潤的青石板路緩緩離去，晨霧散盡，暖陽灑滿街巷。這座千年古鎮，既有青磚古橋的雅致古韻，又有市井煙火的溫熱人間。一巷煙火，一溪流水，千年風華藏于尋常歲月，這般從容恬淡的人間煙火，便是游埠最動人、最珍貴的模樣。

金蟬夜趣

趙秀坡

夏天的鄉村，吃過晚飯，最好的消遣便是捉金蟬了。

金蟬是蟬的幼蟲，有的地方叫「爬蚱」，有的叫「知了猴」。兩隻花椒籽似的小眼睛黑溜溜的，外殼黃中帶褐，硬邦邦的，像披了一身薄鎧甲。別看它其貌不揚，只有褪去這層外殼，才能一飛沖天、一鳴驚人。

暮色一落，村頭的小路旁、溝渠邊、楊樹林裡，便次第亮起星星點點的燈光。手電筒的光柱在樹幹上掃來掃去，人們低著頭，貓著腰，目光貼著樹根一寸寸地搜尋。金蟬爬得慢，比蝸牛快不了多少，所以一旦發現，壓根兒不用擔心它跑掉。它就那樣穩穩當當地往上爬，爬過皸裂的樹皮，爬過垂下的柳條，甚至爬上籬笆上的絲瓜籬。

手電筒的光打在它身上，它不躲不閃，依舊不緊不慢地挪動著六條帶鋸齒的細腿，像個氣定神閒的儒士。捉它倒也不難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隆起的背部，輕輕一拽，那六條腿便在空中胡亂揮舞起來，張牙舞爪，卻再也無濟于事。

運氣好的時候，還能撞見「金蟬脫殼」的奇景。那隻金蟬靜靜地趴在樹葉背面，脊背上緩緩裂開一道細縫，像被誰輕輕劃開的綢緞。裂縫越撐越寬，先是拱出濕漉漉的背部，接著是圓鼓鼓的腦袋，然後是一對蜷縮著的嫩翅。最後，整個身子一點一點地向外掙，彷彿從一件舊衣裳裡緩緩抽身。

剛出殼的蟬渾身嫩黃，雙翅薄如輕紗，幾乎透明，輕輕一碰便會捲曲。這便應了那個詞——「薄如蟬翼」。整個過程漫長而安靜，可對孩子來說，蹲在樹下一動不動地看上半晌，也不覺得枯燥。

若是剛下過雨，地面上隆起一個個不規則的土包，頂著一層薄薄的土皮，用手指輕輕一挑，就露出洞裡佝僂著腰的金蟬，兩隻黑亮的小眼睛巴巴地望著你，可憐巴巴的。尋一根細草莖伸進去，金蟬誤以為是樹枝，鋸齒腿緊緊抱住，慢慢往上提，便輕輕鬆鬆把它從洞裡請了出來。

金蟬又名「唐僧肉」——相傳唐僧是如來佛的二弟子「金蟬子」轉世，因而得名。它富含蛋白質和多種微量元素，營養價值極高。捉回來的金蟬用清水泡過，淘洗乾淨，便可下鍋。油鍋裡「滋啦」一聲，金蟬在滾油中翻滾，外殼漸漸變得金黃透亮，撒上椒鹽或孜然，送進嘴裡，外殼酥脆，內裡香嫩，滿口都是獨特的焦香。

鄉村的夏夜，就因了這一隻小小的金蟬，變得有滋有味，令人一想起便滿口生津、滿心溫柔。

面。只留半扇木格窗開著，任那帶著奇蘭茶香的雨氣，絲絲縷縷地潛入室中。

案頭攤著舊版《陶庵夢憶》，紙頁黃得發了脆，邊緣捲起，摸上去顆粒感極強，像未經打磨的粗糙原稿。張岱寫「霧淞沆瑤，天與雲與山與水，上下一白」，嘿，眼前雖然不是雪，可這漫天的雨幕，不也把天地調成了「灰度狀態」？視線移向窗外，那株芭蕉是去年移栽的，今年新抽的葉闊如蒲扇，這會兒歇著水珠子，沉甸甸地往下墜。風一吹，水珠「吧嗒」一下砸在窗台上，濺開一朵小水花。

翻書時，一滴雨順著窗縫飄進來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「莫說相公癡，更有癡似相公者」這句上。

張岱的癡勁，是典型的「癡絕到底」。我此刻的癡，不過是躲一場雨、讀幾頁書，算閒散之人罷了。

平日裡總覺得有處理不完的雜事，像陀螺。可在這雨聲裡，世界好像被按下了「暫停鍵」。細聆雨音：落在雨披上「撲撲」的悶響；落在石階上「噠噠」的脆聲；落在芭蕉葉上像在播一面綠色的大

鼓。聲音各有不同，卻又渾然一體。這兩聲彷彿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把書房和俗世的喧囂隔開了。時間不再是一條湍急的河流，變成了一潭靜水。

我索性拋開書本，坐著，聽著雨聲。不想明天的日程，也不復盤過去的得失。張岱的癡，是他懂得在荒蕪中尋繁華，在孤絕中品滋味。而我的領悟，似乎更簡單：人生不必時刻都要趕路，偶爾歇一歇，給自己充充電，哪怕是放空，讓腦子裡的齒輪停轉幾分鐘也好。

雨下得更密了。遠處的山巒被雨霧吞得乾乾淨淨，沒了輪廓，只剩下一片朦朧的寫意。案上的茶涼了，我不在意。手指劃過書頁，沙沙有聲，應和著窗外的雨聲，恍若一場獨奏清音。

我合上書，順勢把窗推大了些，風裹著泥土的腥甜味兒撲面而來。窗內的燈光融進了窗外的煙雨裡。這一窗子的雨，半卷沒看完的書，到底哪個是真，哪個是夢？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。畢竟，在這場名為夏天的清潤裡，我已經覓得一方獨處的幽境。

二)下午7時,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,屆時希請本會全體理監事撥冗參加致奠禮,及越日送殯執紼行列,藉表哀思,而盡鄉誼。

施榮旋丁憂

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：本會施名譽理事榮旋鄉賢賢昆玉令尊，施府能埋老先，（原籍衙口-橋頭）、勸于20 24年7月24日上午十時，逝世於家鄉衙口村、享壽九十有五高齡、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擇定7月31日出殯、安葬于家鄉風水寶地之源！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漳江2018尋根團訊：本團施團友榮旋宗長賢昆玉令尊，施府能埋老先生，（原籍衙口-橋頭）、勸于20 26年7月24日上午十時，逝世於家鄉衙口村、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擇定7月31日出殯、安葬于家鄉風水寶地之源！

本團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施榮旋丁憂

旅菲漳江公會訊：本會理事施榮旋宗長暨施榮樞、施波迎、施藝真賢昆玉令尊施能埋宗老先生(衙口-橋頭)，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(星期五)上午十點壽終正寢於衙口家鄉自宅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哲人安仰，老成凋謝，本會全體理監事暨族親同表沉痛哀悼！擇訂七月三十一日(星期五)出

殯火化，再安奉靈灰於家鄉風水之原。本會聞耗，經已馳電唁函慰問，並致奠輓幛花圈，以表緬懷軫念，而宗親族誼！為荷

施榮旋丁憂

菲律濱晉江衙口同鄉會訊：本會副監事長施榮旋暨施榮樞、施波迎、施藝真賢昆玉令尊施能埋老鄉彥(橋頭)，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(星期五)上午十點壽終正寢於衙口家鄉本宅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德星西沉，高山仰止，本會全體理監事暨鄉僑同表沉痛哀悼！擇訂七月三十一日(星期五)出殯火化，再於家鄉風水之原安奉靈灰。本會聞耗，經已馳電唁函慰問，並致奠輓幛花圈，以表緬懷軫念，而盡鄉情會誼！為荷

鄧天注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鄧天注令德配，鄧府蔡太夫人諡淑宣（晉江金井曾坑鄉）亦即僑商鄧「志雄」，志偉，新新，影月，獎齒賢昆玉令慈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四十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積閱九十有四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1-GUMAMELA)靈堂，擇訂七月廿九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施議典逝世

計順市和記訊：僑商施議典老先生（晉江市龍湖鎮石廈鄉厝前份）亦即施朝源，朝輝，朝紅賢昆玉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六日晨五時零一分，壽終於FATIM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，享壽八十有一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-MAGNOLIA 靈堂，擇訂七月卅一日（星期五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。

訃告

顯妣四大母于府林瓊鳳太夫人（Veronica Lim-Yuyitung）出生於加牙鄰省亞巴里市，勸於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三日（歲次丙午六月初十日吉時），壽終於加拿大多倫多市，距生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（歲次甲戌年十二月初九日）吉時，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，孝眷隨侍在側，親視含殮，即日遵禮成服，未來將擇期在加拿大卑詩省西海岸舉辦追思會。哀此訃。

聞于林瓊鳳家屬泣啟

二〇二六年七月廿七日

訃告

鄧蔡淑宣 （晉江金井曾坑鄉） 逝世於七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1-GUMAMELA)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上午七時	陳丁惠玲 （晉江溜江村） 逝世於七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2-CATTLEYA) 靈堂 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
高順安 （石獅寶蓋鎮龍穴村） 逝世於七月廿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丹轎市Loyola Memorial chapel Getha Road . Brgy . Ninaugapan Tarlac City 擇訂七月廿八日 上午八時出殯	施議典 （晉江市龍湖鎮石廈鄉厝前份） 逝世於七月廿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-MAGNOLIA 靈堂 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上午九時
柯楊定治 （晉江市塘市上郭鄉） 逝世於七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102-ROSE GARDEN）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上午九時	蔡建安 （晉江市羅山樟井村） 逝世於七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IURUM 203-CAMELIA）靈堂 出殯於七月廿九日下午一時